



周益公文集第九十二卷

掖垣類彙卷第六

宋廬陵周益必大著

駁前餘杭知縣蔣安定改正罪名狀時暫備
給事中

具位臣周某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九月
八日奉

聖旨蔣安定元斷徒三年贓罪及絞刑贓罪及特貸
命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潯州編管
并特興改正所有籍沒家財緣年歲深遠難以給還
事令臣書讀行下須至奏聞者右臣竊惟國家比設

薦舉縣令之法蓋以職在近民所當重也然庶平之政終無間於世者非以懲惡未至耶按蔣安定身為幾令而敢姦贓狼藉略無忌憚置安僕求乳媪私也既盜公家之錢以償其直又抑勒手分保正以助之至於侵牟鋪戶虧損銀價殆及一百七十餘千凡買書籍饋過客取諸官帑如探私篋總計其數至六百緡事發之後乃牒縣以職田撥還罪狀如此以經伏辦而謂之贓證未明可乎况法寺定斷之後未嘗再鞠若徑許改正日令以往凡居官嗜利者何憚而不清則晝攫金哉且祝當無罪乃疑其為盜而掠死之禁繫孫福至使自列入命至重曾不加恤其殘酷甚矣違法置收之支曆欲拆拆之欲毀毀之一功任意其不遵令甚矣貸命流竄理亦宜然累赦之後忽求叙虐此何意也况刑部申省改正乃在三十年八月經隔二年有餘方與取旨則是朝廷以知前日定斷之為允故疑之也若謂近經大需則叙復自有常法付之有司足矣何必因其自陳而廢格已行之命啓僥倖之門乎臣遇欲望以睿慈將上件改正指揮特賜寢罷庶幾貪吏稍知戒焉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教旨九月十三日省同奉

聖旨依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論婉容翟氏位官吏礙止法人轉行狀

同金安節

給事中金某權中書舍人周某狀奏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婉容翟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礙止法人時與轉行令臣等書讀須至奏聞者右臣等聞勲績著則品秩崇品秩崇則恩數厚故凡文武官之平進者皆為法以止之不可踰也近者太上皇帝推扈從賞

陛下肆登極之可謂事大體重矣然其間有法當回授者未嘗轉行豈容掖廷奉事之人獨越此例其數雖微其源不可啓也臣等欲望

聖慈將上件礙止法人特與轉行指揮速賜寢罷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謹隨狀繳以聞伏候勅旨九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賢妃婉容位官吏轉官礙止法人並依條回授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己未某兼西掖之二月有旨婉容氏翟封進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礙止法人特與轉行是時給合例同銜繳駁某密語安節妃嬪位非中即醫流皆礙止法前

德壽推江上苞從賞

今上覃恩並不轉行止令回授侶當論奏安節歎曰君言是也近夏賢妃位推恩安節實未曉已書讀行下今恐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可商量庚申講筵安節與某各以職自先後番身初不知安節奏何事某待班廷下望見安節再拜殿上安節退而某甫至榻前

上迎勞云朕初止謂卿能文適金安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礙止法事不謂卿剛方如此可便進文字來方悞安節自引前事以為失也章既上御十三字云依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與上可將聖主從諫如流之德下亦著安節事君不欺之義它日史氏或有哉焉

繳李觀鄭孝禮轉官詞頭狀十月七日上

具位臣周某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為李觀鄭孝禮等依隨龍人例轉三官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聞法者萬世之當守例者一時之所行近日之弊正在於用例破法故每間一例則轉相攀援無窮槩之成法背戾多矣今李觀鄭孝禮等自陳遭遇除皇子立皇太子

周益公集 卷之六 十一
皇帝登寶位係在潛邸遂許依隨龍人例減半推恩
臣寢疑焉使觀等果隨龍耶則凡小事不可用尚例
孰謂隨龍而可以為例乎臣遇欲望聖慈明詔有司
取見觀等元係潛邸是何任職係與不係隨龍正其
名而與之庶幾上無僭賞下無虛受用例之弊自今
待以少革亦聊治之一端也有所詞頭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十月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觀等正係隨龍人為兼祇應已減半推恩可
依已降指揮施行

繳士恭用減年轉官狀

十月九日上

具位

臣周某準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為皇叔

蘄州防禦使士恭摺用恩平郡王璩減年磨勘轉官

事令

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

臣竊見南班正任十年

一轉須用實歷初無回授之法又宗官歲得減年依
條許與子孫遙郡刺史以下收使陛下初承大統勤
遵成憲如士恭磨勘有不可者二焉以尊卑論之
於恩平郡王璩實視叔祖令乃用姪孫減年於法為
不合於體為不順一也法許用之於遙郡刺史以下
今乃於之於正任防禦使以上相遠去遼絕可趨寇
憂二也止緣近日士峴士歆士程書等皆因兄弟陳

乞一例與之故習熟見聞以為當得朝廷既不以為
過受者亦不以為恩臣恐祖宗舊法日益隳壞甚可
惜也臣愚欲望特降睿旨追寢前命仍詔太宗正司
自今於法有礙者毋得循例申請雖得指揮亦許吏
部執奏不行其間宗室或有行藝顯著操履不郡
者自可撫其實狀保明聞奏陛下特與遷轉以示敦
睦激勸之指則於人情法意兩得之蓋爵矣祿自上
出則善者厲名器不輕假則僥倖息臣之所論非為
一士恭也惟陛下圖之所有詞頭臣未敢書行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十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

繳王夫人位手分狀

十一月一十上

具位臣周某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十月二
十九日奉

聖旨崇國柔明淑美和懿王夫人位手分強興祖罷
本位差錢塘縣貼書黃世賢填手分強興祖名闕祇
應請給並依強興祖則例支給臣書行須至奏聞
者有臣竊惟人主命令朝出於九重夕布於百司一
有非宜為累至大今崇國夫人位遷補胥吏瑣尾甚
矣若因本位陳乞令有司與之無不可者何至煩御

寶於內而隆錄黃於外使四方聞之謂勅差錢塘縣
貼書無乃有傷國體乎蓋錄禁中文書至多陛下無
由詳察若因臣言即賜追寢則自今以往無敢以猥
未上瀆聖聰者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十一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繳駁蔡仍叙官狀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同金給事

具位臣金某具位臣周某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
一道為前左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蔡仍依赦復元
官事令臣等書讀須至奏聞者右臣等聞孔子之

言曰赦小過又曰周有大賚善人是福若乃生則迷
國不道沒則流禍無窮其子孫豈可下同小過而例
需大賚之恩乎按察下陰賊儉巧遠出京右紹聖以
來挾紹迷之說濟姦欺之實履霜失戒馴致堅冰北
邦之讎民之賊也今若使其子得以赦原復正即位
則宿姦臣蠹之後皆可復齒仕籍失政刑矣惟陛下
明詔有司毋泥文而啓姦庶幾為惡者稍知懼焉所
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勅旨
十一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伏奏蔡仍叙官
旨 揮更不施行

具官臣周某準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為京東東路招討使李寶申昨膠西及海州與金人見陣數內左承政即主管羽檄軍書文字曹岷乞擾異推恩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仍更轉兩官吏部稱已改宣教即今來合轉左承議即右楊存中中御營宿位使司一行官屬等防托江面並依業義問等例推賞數內左迪功即衛博右迪功即陳昭各轉兩官考功稱未有考第合循四資吏部勘與會比類軍功捕盜格衛恃將一官改轉左承奉即陳昭將一官改轉右承務即令臣書行須至奏聞右臣竊謂軍與以來功

賞冒濫固多矣然戰戰聞為辭真偽猶難辨也至如一介書生偶從辟召則其智略之淺深才力之勇怯最為易見今乃哉以貨結大將或以力脅有司夤緣僥倖驟進官簿懣置而不論則廉耻衰矣按曹岷以財推於江陰方李寶膠西之捷蓋潛師涉險所致曾何羽檄軍書之有岷既用此為名特改左宣教即已過所望若更轉兩官不太甚乎此臣所謂以貨結大將者也衛博陳昭並為宿衛使司準備差遣閱日甚淺勞効可見結局之日皆轉兩官當時特用樞密行府例依條施賞非不厚而考功檢照二人全無考

周益公集 補遺卷六 一百五
茅當循四資吏部取引萊義問續取到特與改轉指
揮曲為申明遂致朝廷亦與比類卑功捕盜格此臣
所謂以力脅有司者也夫考績必計歲月改秩專用
資歷若用賂而授以計而得將何以勸有功之士塞
無之求乎臣愚欲望睿慈特寢曹岨更轉兩官指揮
其衛博陳昭止令依格循資庶幾少抑僥倖止禪揔
核之政所有

聖旨依奉

繳別廟用樂狀

十二月十一上

具位臣周某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將來
追冊皇後祔享太廟合依見今薦享別廟懿節黃后
禮例用樂行事內導引儀仗鼓吹今欲乞備而不作
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惟薦享宗廟為祖
宗也故以大包小雖別廟無嫌於用樂今祔廟之禮
尊為安穆黃后也豈可為薦享同日而語哉竊見禮
官申請尚有未盡臣愚欲乞將來安穆黃后神主至
太廟祔謁諸室用樂舉行事外所有別廟奉安之際
則乞備樂而不作蓋用於前殿是不以欽宗之服而
廢祖宗之禮也儻於別廟是懿節皇后安穆黃后為
欽宗服制未畢而少屈也如此則於禮為順於義為

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小貼
子臣竊見昨來德壽宮奉上冊寶不惟仰事君親兼
亦係是嘉禮然猶不欲作樂則於今日尤當別嫌伏
乞睿照十二月三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奉

繳高堯咨轉官不當狀

十二月十四日上

具位臣周某準中書門不省送到詞頭一道為無為
軍巢縣知縣高堯咨措召募萬弩效用轉一官本軍
通判主濩與減二年磨勘縣尉張堯民減二年磨勘
今臣書行須至奉聞者右臣契勘江淮宣撫司元申
請萬弩營推賞指揮節文兩淮知縣勸諭土人哉或
寄居使臣等自能召募及百人白身補不班祇應有
官人轉兩官其知縣能率先勸誘就緒亦為保奏推
賞昨於今年九月內使臣揚信自借兌錢物招到八
十六人遂得轉一官減二年磨勘此則應自能召募
之賞也是月時招信貽兩縣催促勸誘招及百人各
減二年磨勘此則應率先勸誘之賞也今無為軍巢
縣比之盱眙係近裏州軍高堯咨雖名為躬親推置
募到一百三人其實以縣道事力委之公吏分頭辦
集甚不為難比之自能召募者萬不俾只合依盱

招信体例昭作勸誘就緒共減磨勘二年今乃用上
人自行召募之賞遂以兩官分畀三人則舉元初指
揮實為背戾望睿慈付有司檢照上件事理速與改
正庶得充當所有詞頭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申省論朱
霖狀

準中書門下省戶房送到詞頭一道為朱霖進納補
官事尋拖照紹興三十一年元除獻助指揮係令知
通認數交納依第第保明申轉運司審實擬定合補
官資先給公據後來雖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都省劄子據憑陳乞文狀先次於行亦謂已納錢
之人而吏戶部非理取會行遣留滯者今來契本人
願獻錢八千貫方且告示送納即是未曾齊足兼大
理寺既看詳本人因與外甥情涉從杖一百斷雖不
錄問即枉被刑責難以補授文資並吏部擬本人前
銜稱鄉貢進士據元狀只稱係州學生緣此未敢命
詞須至申文者右謹具申中書門下省乞下所屬吏
切契勘施行仍乞於今年十月二十六日都省指揮
劄子內添入已得納錢公據方許陳乞推恩一節庶
機不至冒濫

繳張宏時支諸給奏狀

正月十二日上

右臣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正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侯荊州刺史押行門奏萬福祇應張宏可特與支破帶遙郡請給者右臣伏聞仁宗皇帝時屢下詔書推孝干請內降之罪嘉祐二年鎮海軍節度觀察番後李璋用此轉官為諫官陳升之效奏罰銅三十斤著在國史永以為憲近者陛下命群臣條陳時弊其間多以此事為言竊謂聖明必賜裁擇今檢照張宏特支遙郡請給事因既非御筆文非寶批止用白劄子而已臣不知此命何自而出幸付三省尚可進呈設若指授百司亦用方寸之子奉行則難辨真偽不行則輕損命令甚為陛下惜之况宏一班直之長耳去秋已嘗特支金分請給緣戶部執奏而止今纔數月乃復寅緣請託紊煩天聰比之李璋貴賤殊絕尤不可以無懲也臣愚欲望聖慈收還前詔仍用仁祖故事將宥量加責罰以示四方以為後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早開講奏狀

二月七日上

右臣今月六日伏見中書門下省錄黃奉聖旨開

講用三月十一日者恭惟陛下聖質天成道學日就
固不待分章摘句乃能多聞而有獲也然學者為王
者事其以久矣國朝開講之制春以二月上旬今乃
遠用三月十一日非獨距住講之期至近其間復有
体假及詣德壽宮日分則是半歲之間講讀不過十
餘日而已以陛下勤於治道咨詢無勸而又收召蒙傑
並寘經幄被皆日夜望賜清問之燕致緝熙之助若
緩其所當急而使講藝論道之風稍缺初政甚不可
也臣更不敢繳奏已行之命欲乞睿慈依去年秋講
例直降聖旨特就近於二月中旬擇日庶幾中外曉
然知陛下汲汲皇皇如古之
聖人且於祖宗開講之制不悖臣不勝惓惓惟
聖明裁幸謹錄奏聞謹奏

繳道童度牒狀

具位臣周某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尚書送
到禮部狀準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勅奉
聖旨紹興三十二年會慶節太一宮道童陳定一秦
混一陳言一並與依例特賜度牒披載本部勘會新
法綾紙度牒依指揮臣寮息例及試經撥散並給降
支使等並依已降指揮住給雖奉特旨令禮部執奏

不行今承指揮太一宮道童並依年例特賜度牒披
載緣有礙已降任給執奏指揮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特依已降指揮仍免執奏者右臣聞之一人無
私則百官舉職惟治世乃可議此陛下以道流幸遇
誕節賜文度牒茲惟常理初無私也然禮部乃謂有
礙執奏指揮是舉職也若不俯從則臣恐下懷苟且
之心他日無以責其守法臣所惜者蓋在此而不在
彼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相論李申甫改官事劄子癸未

某近見朝士云李申甫特改宣教郎賜緋朝廷不令
經由後省亦不關報諸處徑行赴吏部出告矣某初
聞之不信也蓋以朝廷若欲密用申甫故優進官秩
則給舍亦豈肯沮格成命以壞幾事若止謂不欲宣
布則批旨出劄子之時堂吏知之劄付吏部則長貳
即官當行胥吏皆知之既到告院則主判之官書寫
之吏又知之何獨關防給舍如此此某初聞之不信
也明日以問給事及當房舍人則皆曰未能錄黃某
於是疑焉人之乃知吏部止憑三省樞密院機速房
劄子而已毋感何朝士之云云也惟共相公以精識
碩望任天下之重正宜循守法度大振紀綱使人主

有所敬畏國人有所矜式今此一舉頗異前聞諸公
既未深思而遽為之有司又不知而奉行之若每事
如此大亂之道也願相公勿以遂事為是明諭機速
房自行檢舉關報所屬收還元降劄子畫黃行下猶
足以彰改過之善而弭不知者之謗未審鈞意以為
然否又伏覩二月三日 聖旨盡以堂闕歸部此朝
廷厭紛紛之求示至公之道甚盛舉也然累日以來
小使臣如浙西安撫司指揮擁貨務號等官諸州贍
軍酒庫之類除授紛然外議籍皆謂頗類郡守監司
將代籍之際乘時周旋人情萬一言者有所論列則
前日之美意不幾於自壞乎亦願相公白諸公亟止
之某負官屬又辱知照偶有聞見不敢默默若揚己
而歸非則某所耻也惟相公察之

繳駁龍大淵曾覲差遣狀

三月十三日同給事中金安節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龍大淵除知閣門事
曾覲權知閣門事今臣等書讀者右臣等間舜之稱
堯有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夫堯以如神之智其臣莫
及彼衆人區區之見豈能裨贊萬一哉然帝終不拂
百姓以從己欲是乃所以為聖人於己欲尚具能舍
而况進退小臣豈繫輕重何必拂諫爭之忠言戰天

下之公議乎臣等於大淵覲功過能否初不詳知但見播紳士民指目者多又聞臺諫相繼有言臣等亦不知其所劾何事也今大淵罷副都承旨覲罷御器械並以閤門處之論職事則或捨劇而就閑論次班則皆遷矣向使二人不因紛紛擢寘此地尚有可諉曰恩也顧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論者必謂陛下自即位以來凡臺諫有所彈奏雖兩府如葉義問大將如成閔以至侍從要官欲罷欲貶一付公論略無適過獨於二人乃為之遷就諱避殆非帝堯稽于衆舍己從人之義也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問陳則大臣來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恐中外紛紛未止也况二人者攀附惟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今若輕犯衆怨不少退聽是陛下將欲愛之適所以害之非計也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勅旨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給未知功過臺諫止是防微罷劇就閑用允公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龍大淵已辭職在假候參假日別與差遣曾覲依舊帶御器械

與史丞相劄子 三月十五日

某伏蒙鈞慈親煩掾屬示以曲折非相公憂國之心切待下之道周豈易及此某雖不學然其心之所存相公固之知矣使宗社尊安身名俱泰豈非榮願願不幸至於不可但已之地而又靡苟且則上負國家次累之已為是大僂相公亦安取此為今之計使二人者出奉外祠則士氣自神公論自息然後某自以私計或疾病為請求一宮觀差遣仰以釋 聖上朋黨之疑下以解二人報復之怨此上策也某非不知思權時之宜為調停之策但若不次去則此輩必謂士大夫可以爵祿誘可以威命脅一墮其計 人主

信之愈堅任之愈篤禍發瀟墻毒流葉戒是時相公任天下之責殆有甚焉故某以謂莫若使臺諫給舍因此二人稍稍引去庶幾 聖慮稍或知士大夫之不可輕近習之不可親易執轍而新之猶為報國也古人尚以尸諫况因去就而有所益則亦何憚而不為哉古今未有自宰相至百報事 人主一切輕視而能治天下者惟相公念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言而審處焉某感激眷憐固已素定若相公垂紳廓廟無階瞻望則願因書時有所獻異時功成名遂奉板輿以從赤松亦當不憚重趺進陪下客惟相公

念之

同金給事待罪狀 三十四日止

右臣等昨具奏龍大淵曾覲不當因臣寮論列遷知
閤事蓋以職事所在思効其愚若夫從違惟上所命
今日蒙宰相呼召至都堂宣示御禮大略謂臣等為
人動扇議論郡起具諭以在 大上時小事不敢如
此則是臣等智識庸暗昧於事體不以事 大上皇
帝者事陛下專徇流俗輕瀆聖明為臣如此罪當萬
死臣等見歸家待罪伏望聖慈重賜誅斥以為百官
之戒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三月十五日三省同

奉 聖旨不允無罪可待

再同給事乞罷黜狀 十八日上

右臣等近緣繳駁失當家居待罪伏蒙聖慈特降睿
首謂其無罪可待尚寬嚴譴恭惟 聖主海涵天覆
之恩非小 臣靡損所能仰報然臣等竊惟明主頰笑
為天下慘舒威令所加孰不震佈今臣等輒以愚瞽
輕黷宸嚴上勤聖明親御翰墨曲垂宣亦臣等仰觀
內悸然故所惜躬深悟愆尤其從誅殛今雖蒙務宥
特屈刑章而臣等自惟所犯非輕乃茲幸免不惟孤
思負罪有愧班行亦恐公議有所不赦所以恐懼慙

汗不避冒昧之誅而為是再三之瀆伏望聖度無容
皇明委照或未忍遽加誅戮即乞重賜寬宥以明邦
慮以儆官聯席藁自言屏息俟命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乞觀官奏

左奉議即試起居郎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
書舍人臣周某狀奏臣輒瀝血誠仰祈聖造伏念臣
先塋多在吉州惟臣母葬信州久欲遷奉緣臣備數
于朝力所未能妥日今年正屢經廷朝陳乞假告繼
又力請外祠而宰相不為敷奏因循至今人子之心
晨夕不遑緣此心氣怔忡居常抱病安能纂修記人
注撮贊書命必蹂躪重低司敗之誅若非觸冒萬死
投誠若父則進退失據誰肯為臣言者伏望聖慈下
臣此章宣問宰執如臣前此果因遷葬乞去非敢矯
妄即乞授官觀一次使遂其區區之志臣今齒髮尚
壯它時或有繁劇任使雖赴湯蹈火所不敢辭輕犯
天威臣無任震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
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所乞差主營台州
崇道親任便居住

掖垣類彙卷第六

周益公文集第一百卷

掖垣類彙卷第七

宋廬陵集益公必大著

乾道八年正月任禮部侍郎再兼權中書舍人右

朝奉郎權尚書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王程

除集英殿脩撰知饒州見任人別與差遺乾道

七年十月十三日指揮

勅自楚東告饑朕數下省賦移粟之令念非臨遣見
大夫無以宣布德意會予司寇力上均勞之請因能
而任朕得之矣具官某雋明通達忠信慈惠久居是
邦又嘗以使者節臨之上下相安為治易耳茲用加

耳以書殿之華職佩爾以二千石之印綬既從所欲亦又我民夫周之荒政漢之循吏布在方冊相本有末尊爾所聞行爾所使千里之間吏畏而人愛流徒者歸困而窮者給賜無負於素學尚勉之哉可

右朝散郎湖南提刑陳從古除湖南運判二十

月二十五日指揮

勅具官某去歲湘部有豐有歉朕以夙宵軼念惟懼一夫之不獲布宣惠澤不在良使者乎爾家世文儒才猷峻茂選經郡最擢按詳刑肇褰車惟亟易漕節事權加重能勿誨乎夫養民莫如德理財莫如義哀多益寡天之道也平徭簡賦朕之心也毋匿斯指益圖爾庸可

右朝散郎直祕閣前江西提刑陶定除荆湖

南路提點刑獄公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勅具官某前有司謂爾兵優官收其使節朕惟一青難於掩德觀過足以知仁古今之通誼也茲庸起爾按刑於湖湘寧不謂爾廉介公勤臨事弗苟故見思歟爾其往哉正身乃能正人聽訟不若無訟敷我德意用康遠民可

戶部郎官湖廣總領呂游問除直顯謨閣知

襄陽府填見關所委點檢閱軍不得咸裂候
事畢李安國到日方得前去之任任滿前來

奏事

十一月二
十一日

勅具官某襄為古郡今號邊藩有兵有民實藉綏撫
久矣擇帥庶其在茲爾食德相門宣勞撫土材猷之
美中外且宜寓直貽設後往膺閩寄昔之良守多矣
而羊祐之名獨傳蓋綏懷得江漢之心懇田致十年
之積與我共理不當如是乎勉悉乃心毋曰前人之
不可及乎

戶部郎中李安國除大府少卿湖廣總領不

候授告疾速朝辭訖起發前去

十一月二
十一日

勅具官某國家養兵百萬雲布於江淮荆蜀之間置
治粟使者四擇列寺介卿若尚書郎卑之具在武安
者總六道八十郡之賦任隆事夥甲於三方以爾有
肅給疏通之才濟愛人利物之心是以明而不苛辨
而不擾列屬版部有莘厥聲擢左司府往督餉道外
計之重始無復加夫衛民者兵也贍兵者民也用不
可以不定力不可以不裕二者兼濟則予汝嘉可

直祕閣知盱眙軍龔塗職事脩舉可除直徽

猷閣

十一月二
十一日

周益公集 卷之七 右承事郎直祕閣權發遣徽州趙師夔起乾
於其官使斯民按堵撫字無廣是亦能矣外幸內閣
寵以璽書母贊厥勤益觀來効可

右承事郎直祕閣權發遣徽州趙師夔起乾
道七年上供絹八萬一千七百六十餘疋每
疋重十二兩以上戶部保明推賞特轉一官

正月二十一日

勅具官某古者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度不粥
於市况可共公上乎爾才裕為州首蠲宿弊貢筐應
有司之式蠶桑無徒費之工計臣以聞朕甚嘉之進

官一列使奉公享上者勸焉可

紹興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朝旨徽州之將

上供絹依依本州所事

祖宗舊制作十兩為疋輸納戶部勘當

軍器少監兼權度支郎官單夔差知湖州填

見闕 正月三日

勅具官某方地千里付之守臣條教若否人情之休
戚繫焉况具興右號名邦今為近輔文二之組朕不
輕卑邇以才諳自昭于時選綵周行往治茲土為政
有要吾其語汝率屬欲正撫民欲寬治事欲動御史
嚴能是四者斯良牧矣可

右迪功郎大學錄梁汝永再任 正月二十七日

勅具官某爾以經術起見謂醇茂成均列數參載于茲士既汝安予則任夫賢士之所關風化之所由非特攻其藝能稽其中矣而已學者必以規矩尚有取哉可

敷文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方茲老知紹興府三月十七日

勅會稽北枕瀾河左界滄海生齒富幾庶貢輸浩繁東南莫京有自來矣巡守吳會又為輔藩如周洛師如漢馮翊謀師加重異乎他邦具其敦厚閱遠惠和通敏名字典郡越三十年官閩廣江湖五為方伯錢歷休顯疇出其右是用命汝尹茲東效假斧鉞釐組綬於虜念哉提封七州人則胥傲爾撫民孰敢不爾仁爾訓兵孰敢不精勉圖治功毋使嚴助之問久不問也可

左從事郎克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祝榘劄子來年正月十五日合該磨勘免依惠利民冷世循例改次等宣義即將宣教郎一官

回封父即溫

十二月二十三日
聖旨將依所乞

勅某人爾之良子有譽于朝願貶一官為義方之報雖微前事猶不難於出令况援比可從者乎祇服命

書益綏後福可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大平

興國宮周操除太子詹事

三月十一日

勅東宮設官雖衆而師傳賓客常虛位不置惟端尹
為之長職間無事異時卒以近臣兼之今吾子好賢
重士允迪三善何惜備官助其進德哉具官某履道
醇固持論矣亮拾遺執憲風采稟然典銓治民聲實
交著俾踐厥次莫如汝宜夫不勞爾以有司之事將
專貢爾以輔翼之實温又恭敬固曰夙成正事正言
亦由日告茲維遴選可不懋哉可

權工部侍郎兼臨安少尹沈夏除權戶部侍

郎

正月十一日

勅舜命司徒在親百姪禹稱善政惟叙九功眷時敷
教之官實任養民之寄孰明古誼我有通儒直官某
蚤以文鳴中經材奮善處劇煩之際靡刑聲色之間
比貳冬卿參釐天府嘉乃政聲之邵知其心計之優
移佐劇曹益高邇列朕方力脩政事躬率勤儉念版
圖之入有常兩軍國之須無藝必欲兼濟莫如得人
爾其權錢帛之重輕究貨財之本末毋乏吾事毋傾
利源俾予既庶之人修致之說可

權戶部侍郎姚憲除權工部侍郎兼臨安少
尹 正月十一日

勅列事管於禁路均曰爾聯助尹正於儲闡難手上
介即二卿之已試考三輔之前庸豈必他求是加回
任具官某性資必術略通明轍環畿甸而台最有聞
職總貨則而利源無壅肆頒疊組改卑兼官今土木
不興戈矛已礪若時起部允謂清曹惟手駐蹕之邦
昔汝撥煩之地自元良之涖上舉庶俗以晏如桁楊
之繫旣定廩庾之儲寢積爾其奉承教令革異一切
之規宣布中和示他日四方之則任吾之貴隳乃之
功可

權吏部侍郎張津落權字

正月四日

勅右之銓選人後之銓選任法雖然為之貳者能
悉其聰明行以公正使窒者通徃者伸視古人其庶
幾乎朕方責成厥有申命具官某詳符樞之幸冒宣
和學校之諸生閱今昔之理臣衆矣更郡國之事多
矣典領右選固宜優為茲疇爾庸就正厥序凡按格
而與校年而選成規具存朕復何訓若大人之傑異
績效之彰聞時為朕言之罔俾智愚同滯能否無別
以歸咎於吾法古之道也汝尚勉旃可

直祕閣知安豐軍張士元職事脩舉特轉一

官令再仕 十二月三日

勅具官某六募舊墟臨淮水蓋今之北鄙爾汝之故鄉也為貳為守于茲八年固圉撫民勤則多矣進階加職榮亦甚焉因任爾能載增厥秩益圖治效以尉之昨之心可

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汪澈特與轉一官致仕 十月三日

勅祖宗以來一命之士凡致為臣必增秩寵綏之所以旌止足全如終也矧子舊弼引疾告歸禮之所加滋不可緩具官某高明寬厚壯重簡廉本之以沉識輔之以篤學踐更二府休顯有聲久安燕閒何遽請老雖頒詔諭莫得而留夫縑布衣以經術起家得時行道致位樞輔安車就第身名俱榮如古之卿大夫者斯亦鮮矣其進階一等不朕念舊優賢之意焉可

江澈特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十月三日

勅得謝垂車猶思體貌之敬告終易簣何意股肱之虧祿以愍章紆予震悼故具官某履業端厚謀謨靖深名高肅政之時勲著護軍之日受大上燮元化於

辰階被遇冲人運前籌於宥府雖衮衣之浸遠亦符
竹之屢分二疎知足之風甫從爾志一老不遺之歎
遽惻我心誕頌書命之華超陟文階之峻意鄭元寢
疾居有己辰之嗟知悼在堂固無子卯之樂尚歆微
數永耀泉局可

武德大夫克四川宣撫司提振諸綱進馬王
世雄部轄本司僭積到勘好西馬五百疋赴
御前交納了當轉一官支犒設錢三百貫二十

月十五日

勅具官某焉侏蜀漢道阻且躋汝總效率其群孔阜
厚加賜予優進官聯旣旌厥勞亦勸來者可

奉朝右郎陳唐弼主管官告院虞伯良並除
大理寺丞主管右治獄

正月十六日

勅具官陳唐弼等唐虞之時晝衣冠而民不犯然猶
有欽恤之戒况於後世何敬非刑爾唐弼彊明不私
爾似良脩潔自好或賜對便坐或枝尤周行並丞士
師時乃簡擢惟良折獄尚忱念哉可依前件

直敷文閣福建運判呂企中除福建路提點
刑獄公事填趙子英召赴行在闕候任滿前
來奏事

正月二十五日

周益公集 卷之七
勅具官某七閩地狹人衆為生甚艱故其民亦重犯
法然東際海南接炎嶠西入贛境風朝出沒之姦山
谷走集之盜控御失所或害吾治按刑之任非人可
乎爾才具快閱不隕世美茲繇漕輓就寄平反即舊
部則吏士相安假繡斧則使華增重徃因其俗體我
好生可

右朝散郎陳峴除福建路轉運判官填見闕

正月二十五日

勅具官某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虞舜之治顧不
出此乎今閩部監筴浸壞公私病之汝來自鄉邦列
上八弊有味乎其言也何愛一節不試汝功雖然言
弊易求弊難朕方懲誕謾之風求利民之實言底可
續何各涉明白奏罔功寧容佚罰汝大臣子號稱通
才毋壞厥官以若台訓可

左朝請大夫前知復州張壽差知常德府知
萬州趙公廩差知利州幹辦行在諸軍糧料
院王瑛差知德慶府

正月二十七日

勅具官張壽等五陵地控五溪益川為蜀北境晉康
介居嶺表皆吾名鎮何擇非人爾壽沉厚䟽通奏三
年之課爾公廩靖共愷弟得千里之心爾瑛詳練敏

周益公集 卷之七
明治中朝之譽或遷或擢並付左符咨爾三臣其聽朕命惟公可以率下惟惠可以使人罔曰民愚爾有善則誠服罔曰郡遠朕無隱而不知各懋乃庸以須明陟可依前件

中書後省召試閣門舍人策問一首

正月二十六日燕炳

問在昔嘆氏開塞於高祖而中興於孝宣其事業蓋可攷矣懷王諸老将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高祖王陵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興之興天下同利也及考本紀則不然項伯可罪而爵之丁公可貸而戮之封所愛而誅仇怨微張良之言亦殆矣其攻

陳豨在十年九月而從入蜀嘆伐楚之賞未徧行也所謂寬大長者能與天下同利固如是乎孝宣之治在於信實必罰綜核名實然膠東流民自古者八萬餘口此豈難見王成乃冒其賞願代京兆者數萬人其政可知廣漢乃竟戮馬越職喻法以取名譽則有元康之詔務欺謾以避其課又在二十五年之後當是之時賞罰名實亦少戾矣豈抑揚遲速固自有意歟將施設次第或不可盡絕歟不然何史氏之抵牾也共惟聖主方以堯舜三代為法固無取於漢事然日奉幹陛當思備

請問之及試為言之

繳曹帮詞頭奏狀

具位臣周某集
中書省吏房送到詞狀一道
二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曹帮除臨安府推官不候授告日下供職今臣命詞頭奏陶者右臣仰惟陛下稽用祖宗舊制命皇天子領戶臨安置府推三人峻其資任外視郡守內亞郎首蓋將重行都廣衛翼也自馬希言為郎之後虛決頤久謂且高選行無卻之人使克是選忽除曹帮人不謂宜蓋帮貴游子弟未閑民事素無望實驟預浩攘之政虞必矣願詔三省別擇俊僚庶機協贊元良布宣上德所有命詞臣未敢行謹銀奏聞伏候勅旨

尋有旨帮知嚴州

辭兼書舍人劄子

右朝散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臣周某劄子奏臣昨奉

聖旨以趙雄同知貢舉差臣攝行西掖文書臣以時暫不敢辭避近者趙雄令依舊兼權緣臣兼權以多才不能給決致虞曠仰累聖知今林機送伴來歸

翰元吉已嘗攝事欲望聖慈免臣兼權取進止二月
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明舊有旨林機韓元吉

掖垣類彙卷第七

